

〈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鋪棉蟒袍〉 修復紀錄

蔡旭清

刻正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盛大展出的「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中，除匯聚本院所藏嘉慶朝精品外，由出身清代諸羅縣溝尾（今嘉義縣太保市）、並為有清一代職位最高的臺籍官員—王得祿（一七七〇—一八四二）生前所穿著的〈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鋪棉蟒袍〉，在其後人王誠明先生慨然提供，並經策展團隊的努力下，現陳列於特展展廳入口旁，是本展覽最醒目的展件之一。過往，大眾對於王得祿的認識與理解，多來自於民間傳奇與電視通俗傳播，唯此次特展中的選件，透過文獻搭配王家典藏的文物，讓王得祿的真實存在躍然眼前。而為使蟒袍以接近原貌的狀況呈現在國人面前，筆者有幸參與了相關維修過程，本文除了說明修復過程外，更希冀透過整理與修復的親歷觀察，一探清代「蟒袍」的實際形制材料與工藝技法。

嘉慶龍袍與王得祿蟒袍

一般常聽到的龍袍與蟒袍，除了容易造成混淆分類的五爪龍與四爪龍，及黃色只能帝王限用等規定之

外，在看似相同的樣貌下，有哪些異同區別？尤其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以下簡稱「嘉慶君特展」）展場內，另有一借展自瀋

陽故宮博物院的嘉慶皇帝之明代〈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圖一）

龍袍與蟒袍在清代服飾歸類中



明 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鋪棉蟒袍 王誠明藏



圖3 紅圈處為吉祥八寶紋局部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2 《皇朝禮器圖式》卷四〈冠服一〉 皇帝龍袍 局部 清乾隆31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龍袍與蟒袍的圖案特色在於所有圖案近乎滿繡於面料上，如龍袍的龍紋，與龍紋間繡滿十二章與雲紋等，蟒袍同在龍紋間亦滿繡其他紋樣。按劉家駒〈明式衣冠漢時裳——清代服飾

同屬於吉服袍的範疇，但許多文獻在陳述時卻常混淆不清，如龍袍又稱吉服、吉服就是龍袍，或吉服是龍袍或蟒袍等等，不一而足。但如果透過較



圖1 明 黃地繡彩雲金龍十二章紋龍袍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正確的分類，我們或可以如是觀之：所謂的吉服袍，可視為樣式的名稱，這裡擁有兩個分類樣式的集合，一是「吉服」、另一則為「袍」。滿族服

的多元化〉一文中所述，清朝蟒袍承襲明朝蟒袍之舊，凡慶典時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皆穿著蟒袍。此時期的朝服也被稱為花衣期，即因龍袍與蟒袍的滿繡樣式，加以圖樣豐富，而被稱為「花衣」。(註三)蟒袍的繡蟒的數量與官級相關，但並不嚴格。文官一品至三品繡滿九蟒五爪，四品至六品繡八蟒五爪，七品及未入流的繡五蟒五爪。武官的蟒袍，一品至五品與文官同，即繡滿九蟒五爪，六品七品與文官七品以下同，即繡五蟒五爪。不論文武百官，除避用黃色外，蟒袍顏色不拘，惟需避用黃色，因黃色蟒袍僅為皇子穿著，諸王則需特別恩賜才能穿戴。

重新按此檢視清《皇朝通志》卷五八中，有著「皇太子龍袍：色用杏黃，棉、紗、裘，惟其時。領袖俱石青，片金綠。繡文，金龍九，間以五色雲領，前後正龍各一，左右及交襟處行龍各一，袖端正龍各一，下幅八寶立水，裾左右開」。並有「皇子蟒袍：色用金黃，片金綠。繡文，通九蟒，裾左右開」、「貝勒蟒袍：

下至輔國公、和碩、額駙，皆同色，不得用金黃，餘隨所用，片金綠。繡文，通九蟒，皆四爪」，從層層規定中，可見對於吉服蟒數與爪數較過往更為嚴格。

此次展出的〈王得祿伯爵藍地刺繡補蟒袍〉(以下簡稱「王得祿蟒袍」)為例，繡紋有別於龍袍，十二章部分改繡吉祥八寶圖紋(圖三)、其他部分也繡滿雲紋。下接海水江崖紋，下擺為立水紋。王得祿以武途出任，曾協助平定林爽文事件，擊潰海盜匪朱濆、蔡牽，並於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協防澎湖。官至浙江、福建水師提督，生前獲太子太保銜，逝世後更追封伯爵，加太子太師銜。依上資料可知，王得祿為一品武官，其蟒袍應為武官九蟒五爪蟒袍，顏色非明黃。而觀覽文物，可謂相符，也暫時解釋了一般容易誤解的九「龍」五爪疑惑。

刺繡工藝與技法

龍袍、蟒袍的刺繡方式，是先將待繡面料上於繡架，接著將袍的前



圖9 馬蹄袖內襯有皮毛類材質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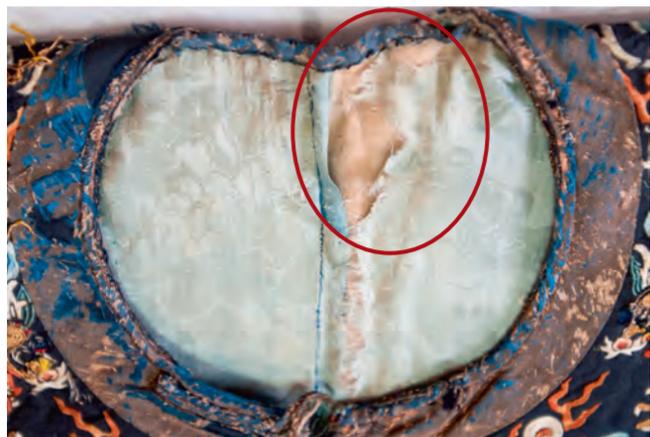


圖8 內夾鋪棉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0 部分皺摺與小破洞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單位。在釘金縫製時，固定金線的紅色絲線多會選擇跟上下行間隔錯落，以避免造成紅絲線釘成一直線時的物理力量使底部支撐得面料纖維斷裂，若然如此，輕則盤金線容易脫落，重則整塊面料成受不了拉力而破掉斷裂。(圖五)

仔細觀察龍紋釘繡，其層疊緊密，錯落有致，營造出龍細密精緻的鱗片，正龍與行龍龍頭與表情也很生動。在中間花籃圖案部分，除了釘金線外，亦將繡線以同樣工法釘繡。

修復前文物保存狀況

因蟒袍既為朝服，自是用於實際穿著，隨使用、貯藏留下顯著的痕跡，並有後人所進行的修補，及後人收藏時因摺疊摩擦而產生劣化等現象。為求展覽之美觀及安全，本院在經與家屬討論後，決定進行保護性維修。

先經目視觀察，王得祿蟒袍面料藍地部分尚屬保存良好，唯右胸內側左右襟交疊部分皺摺與小破洞(圖十)，下擺部分繡線則有些許磨損。



圖5 蟒袍中間花籃圖案部分除了釘金線外也將繡線以同樣工法釘繡。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6 八寶紋、海水江涯與立水紋等，則以平繡的方法針腳細密繡成，繡時使用深淺同色系的繡線造成顏色漸層的美感十分精緻。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4 袍料前片與後身片 瀋陽故宮藏 張忠信重繡

身與後片一起刺繡於同一塊面料(袍料)，刺繡完再落繡剪裁，將前後片從左右加襯側縫合製而成。這樣工藝方法的呈現，可從故宮南院亞洲織品廳內其他幾件同來自瀋陽故宮的龍袍料繡片上窺知，與一般認知的西洋裁

縫方式完全不同。(圖四)

王得祿蟒袍的型式為圓領、右衽、馬蹄袖、裾四開。外層面料藍色絲質為地，上多彩金色線刺繡圖案，內裡則為淡藍色花蝶紋暗花緞。馬蹄袖內襯有皮毛類材質。袍身金色線刺

繡龍紋正反各正龍一、行龍二，肩部左右各正龍一加上左右襟交疊裡亦繡一條，全件共九條龍紋。

其上刺繡，金線部分屬於盤金繡，以盤金線的方式盤出所有的圖案，包含龍紋花籃與其他紋案。盤金繡時常兩條金線為一個單位，再以釘金縫的針法將線固定纏繞成圖案。但考量到圖案設計與組織面積的多寡，為求圖案與固釘牢度，也會有刺繡師選擇兩股以上或是四股金線為盤金的



圖7 蟒袍內襯的淡藍色花蝶紋暗花緞。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八寶紋、海水江涯與立水紋等，則以平繡的方法針腳細密繡成，繡時使用深淺同色系的繡線造成顏色漸層的美感，十分精緻。(圖六)內裡則為淡藍色花蝶紋暗花緞，雖為常見的蟒袍內襯(圖七)，但也屬細緻織做，並意外的內夾鋪棉。(圖八)馬蹄袖內襯有皮毛類材質，應屬冬季蟒袍。(圖九)

整體觀之，王得祿蟒袍布局完整，做工細膩，可推測並非普通的工坊可以勝任。



圖16 鋪棉內襯修復前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7 批棉內襯修復後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繡金色線、左右肩龍紋刺繡金色線、下部左右升龍龍紋及左右馬蹄袖行龍龍紋刺繡金色線繡線鬆脫嚴重。中間花藍紋樣上的金線脫落。
內襯裡：領口內淡藍色花蝶紋暗花緞磨損破裂，下擺花蝶紋暗花緞髒汙以及纖維黃化。

修復方法
本次的修復工作，原則上以保存原狀、不再使脫線與破洞情況擴大為主要修復概念與方法。故為固定鬆脫的金線，將已經散缺的金線不再添加新線釘縫，破洞處並以與原材質相同的布料染色後作為襯材加固。

馬蹄袖具長短兩邊，長邊在上、短邊在下，穿戴時覆蓋在手背上，只露出手指，有保護的作用，亦可靈巧地露出手指，達到可以隨時拉弓射箭。但由於手部經常需觸摸其他物品，日經使用後，連帶左右邊馬蹄袖袖口皆破損的十分嚴重，面料近乎鬆脫散失，所需釘補範圍甚大，故先依其殘剩面料來評估該使用何種補洞維

縫合修復，右邊裾邊緣開裂縫合。
馬蹄袖口的重點修復：

經檢視文物狀況後，制定了多項修復方案。右內側藍色面料的小破洞為求洞口不再擴張以致嚴重劣化，將施以補缺，並平整皺摺。（圖十六、十七）鈕扣處需進一步確認可修復狀況後，再行修復或保持原狀。領口包布則維持原狀，不採用換新的包布。領口內淡藍色花蝶紋暗花緞由於磨損破裂嚴重，將補缺破洞。下擺花蝶紋暗花緞髒汙以及纖維黃化暫不處理。前片正中央龍紋金色線皺摺處，將逐一視其狀況整平；然若金色線因彈性疲乏無法平整時，予以保持原現狀。前片雙裾交接處開裂磨損處縫合修復，右邊裾邊緣開裂縫合。



圖12 雙裾交接處開裂磨損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1 下擺繡線些許磨損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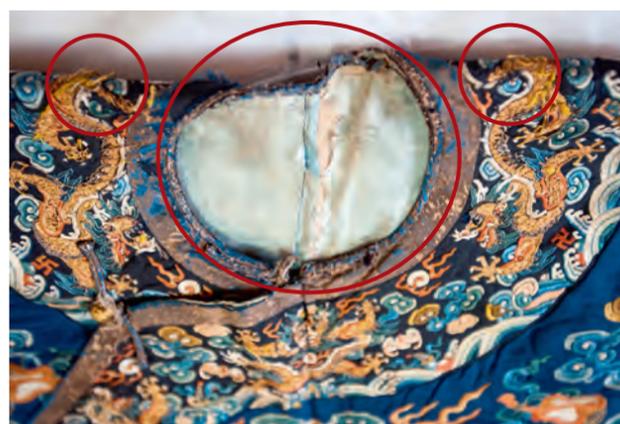


圖14 圓領領口包邊布及其上行龍紋金線磨損散失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3 右邊裾邊緣開裂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5 右肩龍紋刺繡金線磨損散失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十一）大致狀況如下：
前片：雙裾交接處開裂磨損（圖十二），右邊裾邊緣開裂（圖十三）且圓領領口包邊布及其上行龍紋金色線磨損散失。前片胸前正龍龍紋刺繡金色線、左右肩龍紋刺繡金色線、下部左右升龍龍紋及左右馬蹄袖行龍龍紋刺繡金色線繡線鬆脫嚴重。右衽最上端鈕扣已被縫死、鈕扣結與紐扣帶脫離，鈕扣帶上的金色線散失。（圖十四、十五）
後片：領口包邊布及其上行龍紋金色線磨損亦散失，背部正龍龍紋刺



圖23 黑色或已染好的適當顏色疏薄絹，直接覆蓋在傷口破洞上。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22 馬蹄袖修復後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24 找尋出來的軌跡原圖將金線先以昆蟲針固定。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觀察後，因將疏薄絹大範圍覆蓋傷口便可達到保護的效果，所以最後沒有選擇以任何黏著劑附加其上。（圖二二）

重釘金線的困難修復

此件袍服的金屬線問題，約略可歸納成兩種劣化情況。一是原釘金線的絲線近乎劣化斷裂或散失，如果金線還在原來位置的，幾乎可以將整個龍紋移走，但至少紋路紋樣都還在，

耐性。（圖二二五）

保存與展示的基本精神

透過本次嘉慶君特展的借展文物修復契機，確認了吉服（龍袍、蟒袍）在製作工藝上的異同，雖然在吉

可謂之「有跡可循」，按部就班依照找尋出來的軌跡原圖將金線盤釘回去即可，問題僅在範圍十分廣大。（圖二四，與圖二二馬蹄袖上的金龍紋盤金釘回）

另一部份即是相當棘手的修復，金線因失去了固定的絲線，在之前被移動或摺疊或抽拉時導致被拉扯斷裂，部分金線更已散失，存在的部分又因折疊或移動而改變了原盤繞的方向，找不出原來的理路，看不出原來的脈絡。另還有不當的釘縫修補痕跡，更是造成判定盤金方向的困難處。修復的方法一樣是先找回該有的紋案與盤金的脈絡，以小鑷子與昆蟲針找好方向後，小區域暫時固定，再將四股撚成的絲線四股劈成一股來做為釘縫的固定線，逐步將脫落的金屬線釘縫回來，工作過程可謂相當精細與耗時，也考驗著維修人員的眼力與

第二種方法為將黑色或已染好的適當顏色疏薄絹，直接覆蓋在傷口破洞上，一樣先以昆蟲針做固定，然後再以黑色或染製好的適當顏色絲線以單針來回固定釘縫。若發現原基底更脆弱，便只能在袖口邊緣較強壯處加以固定，再與加固層疏薄絹以走針（平針）縫的方法固定，運用薄絹紗網做為傷口與外力隔絕的隔絕層，進而保護原來破損受傷的傷口。而破損邊緣有脆化之危險時，可點甲基纖維素於纖維破口使其緩和破裂，但經



圖21 馬蹄袖修護中釘針縫固定。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8 馬蹄袖修護前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19 右馬蹄袖修護前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20 馬蹄袖修護中以昆蟲針固定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修方式。後經評估，決定採用兩種方式，一種是下襯加固補洞法，另一種以在上面（正表面）施蓋黑色或已染好的適當顏色疏薄絹。

使用第一種方法的範圍，是面料基底部分條件良好，面料尚為強壯，還能承受針線縫拉力的部分。整修時先將已染整好的適量與適色之加固布料填補於破洞處，然後以昆蟲針固定位置，並與加固層靠針線縫拉固定。固定的方法是以釘針法，採同單線來回釘針固定。（圖十八、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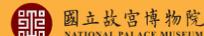
ཨོཾ་མཎི་པདྨེ་ཧཱུྃ།
 唵嘛呢叭咪吽
 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
 Om-maṇi-padme-hūm

Tibetan Buddhist Art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2016
 第一檔 5/3~7/31
 第二檔 8/6~11/6

主辦單位
 ORGANIZERS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蒙藏委員會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贊助單位
 SPONSOR



11143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Tel: (886) 2-2882-2882 Fax: (886) 2-2882-1440
 http://www.npm.gov.tw



圖25 找尋出來的軌跡原圖將金線盤釘回去 紅線部分為原收藏者舊釘線，非本次修復之固定線。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圖26 修復完成於展場獨立櫃內展示 登錄保存處修復資料

服上的蟒數與爪數，尚需要更多的文獻與實物進行比對，方能完全確認。但對於袍服部位的了解，盤金繡圖案方向的討論與復原方法上，仍有諸多收穫，並確立原則上以保存原狀不再使脫線與破洞為主要修復概念與方法，大量使用釘線繡法重新固定大面積散脫的金屬線，捨棄使用黏著劑加固，並直接以正面覆蓋疏薄絹做為馬蹄袖的保護層。而為展示，尚製作

內襯胚衣與T型支架，有著保護與支撐的功能，使展示可以完美呈現。保存文物需要空間、時間與人力，三種要素缺一不可。此件文物不論是材料本身工藝技法與歷史意義，皆甚有值得關注之處，應該給予更好的保存環境來保存，不僅使其延長壽命，並可以豐厚對於過往的研究，釐清認知的誤區。物件的觀察加上文獻的研究相互對照，能比對出更多的歷

史資訊，這才是文物保存的基本精神與整體價值。(圖二六) 註

特別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登錄保存處林燕雪、高宜君、何羿嫻及圖書文獻處陳炬宇，在修復過程中的所有協助，與王誠明老師的幫助。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註釋

1. 清允錄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卷四〈冠服一〉，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同前，卷四〈冠服一〉。

3. 劉家駒，〈明式衣冠漢時裳——清代服飾的多元化〉，《故宮文物月刊》第四八期，一九八七，頁一三三。

參考書目

1. 馮明珠主編，《嘉慶君·遊臺灣——清仁宗文物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六。
2. 清允錄等奉敕撰，《皇朝禮器圖式》，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宗鳳英，〈從清代服飾特點看早期滿民族的務實求實精神〉，《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五期，二〇〇一，頁八四—九五。
4. 宗鳳英，《清代宮廷服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四。
5. 陳夏生，〈清代服飾溯源〉，《故宮文物月刊》第五三期，一九八七，頁九二—九九。
6. 劉家駒，〈明式衣冠漢式裳——清代服飾的多元化〉，《故宮文物月刊》第四八期，一九八七，頁一四一—一三三。